



随笔苑



藏在诗词里的清明

王生

春风起，百花开。细雨落，寄哀思。在平平仄仄的诗句里，去找寻清明的足迹；在烟雨蒙蒙的日子里，去感怀先人的伟岸。

从何时起，清明的诗句里装着一壶陈酿的杏花酒？从何时起，清明的诗句里淋湿了游子漂泊的心情？从何时起，清明的诗句里柳如丝花如雪？清明遗落在熠熠生辉的诗行里，不知是唐诗宋词还是元曲小令。

诗词里的清明，总是在典故里蕴含着感恩的哲思。“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据说清明是与寒食联系在一起的，而寒食又传说是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功臣介子推而定的。此日严禁烟火，以扫墓、踏青、插柳、寒食为俗，故而清明那天，人们都纷纷上山或远行，给自己逝去的亲友送去一份浓浓的祝福。

诗词里的清明，总是在踏青里传递着游玩的快乐。清明又名“踏青节”，概因“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最宜外出郊游。清明踏青的习俗，据考证起于唐盛于宋，时谓之“游春”。欧阳修《踏青》写得生动传神：“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颇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韵。宋代吴惟信的“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表现了万人郊游、尽兴方归的宏大场景，风和日丽，梨花盛开，杨柳葱翠，流莺娇啼。

诗词里的清明，总是在细雨中缠绵

着祭祖怀亲的思念。那是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人在异国他乡，不能回家祭祖，心情如路人般愁苦，想找个酒店避避雨，暖暖身，消消心头的愁苦。想必小牧童的热情指引，自然会叫诗人连声道谢；杏花村里那酒店的幌子，更在诗人心头唤起许多暖意。

诗词里的清明，总是在花语里寄托着无尽的感怀。赵令畤《蝶恋花》写道：“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止恨清明雨。”看来，清明的雨不仅打落了杏花，也打碎了主人公的心啊。元朝诗人乔吉的《折桂令·客窗清明》中“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用“风雨”“梨花”“窗纱”等意象表达了客居在外的游子的孤独感和失意的情怀。当然，清明的感怀还化作片片落絮在心底摇曳：“落花夜雨辞寒食”“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絮清明节。”

诗词的清明，总是在秋千里回想着遥远的呼唤。李易安的“黄昏疏雨湿秋千”，写尽心中的无奈，道出愁绪万缕。苏东坡的“巷陌秋千，犹未清明过”，何尝不是写出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看来，“秋千”只是诗人在清明时节思念故人的一个载体，或许，根本也没有心思去摇荡，不过，王磐的“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就是一扫阴霾的心情，去邂逅一场与佳人相见的情景。

诗词里的清明啊，你牵动了多少游子的心！

诗歌港

清明节

邓兆文

需要一些和平常不一样的
心理活动、面部表情
需要托物思人或抒情
忌虚伪、造作、走过场
最好有一个合适的天气
环境
可以来，也可以不来
只要心到
所怀念的，必定是和
自己攸关的
不管他曾经给了你多少
都是命中的贵人
上个供，磕个头，行个礼
你失去的只是短暂的
时间、伤心和几两碎银
他却把自己的命都给了你
现在，他穷得只剩下了
一把骨头

一霎清明雨

孙世伟

每逢清明
梨花雨都会从瑶池洒落人间
入尘埃，祭祖先

蓬蒿，揪心地随春风哈腰头点
在隔着一层黄土的两个世界，
拔节的杂草舒展
一个个揪心的名字在墓碑上呈现

呜咽的风，在时间
不能修复的诗词里，
反复擦拭着尘世，随四季转换
多年以后，
牧童遥指的杏花村还在，
那牧童却不知去了哪家酒馆

雨和泪水

林启东

泪水在天堂滴落
我在屋檐下避雨
飞鸟截断了翅膀
一只蜻蜓游进鱼群的中央

你的声音历历在目
柳枝在薄雾中新出
青蛙的叫声透过视野
漫过昨夜和寂寞
心中的雏燕破门而去
春天之门敞开在
无人的荒野上

沉淀在往事的眼睛
如疲倦的双手
正无力地遥指着
迷失的苍穹

诗歌港

缅怀

奋飞

我去烈士陵园扫墓，
蓬莱城南松柏绿化的庙山，
一排排官兵山上长眠，
父亲安息在战友中间。

我肃立在父亲坟前，
墓碑文字模糊了我的泪眼：
高玉兰烈士一九四八年，
牺牲在辽宁省宽甸县。

我把一束鲜花，
敬献石桌前，
把一瓶白酒，
洒在坟前芳草萋萋的地面上。

父子诀别七十五年，
漫长岁月浓缩成一个胶卷，
它像纪录片一样演播，
映现一幅幅历史画面：
父亲参军在区中队，
领的枪是老掉牙汉阳造，
子弹袋真弹少内装高粱秆，
用它撑得鼓鼓囊囊撑门面。

一套军装四季穿，
夏穿单冬絮一层薄棉，
招虱子成群结队鱼鳞一般，
捉不迭开水煮将其全歼！

装备低劣生活艰难激发勇敢，
杀敌本领刻苦训练，
练长跑埋雷刺杀投弹，
磨砺意志比铁硬比钢坚。

申请书写得一笔一划，
字字句句都是铮铮誓言，
面对党旗高举拳头宣誓，
理想信念化作杀敌的烈焰！

区中队独立营寻战机，
月黑风高的夜晚，
战士抱起炸药包，
把黄城集日寇炮楼炸得飞上天。

部队在宋家村开会，
叛徒告密被敌人包围处境凶险，
战士突围杀出一条血路，
当晚处死叛徒血债血还！

父亲所在部队奉命调遣，
漂洋过海开赴辽宁宽甸，
英勇激战为国捐躯，
践行当初入党誓词。

政府发的抚恤金，
是十三麻袋谷子不是钱，
母亲搬不动麻袋泪流满面：
以谷当钱国有难，咱要为国多分担！

清明节扫墓我思绪万千，
拥着红色历史线头扯得很远，
回顾苦难辉煌点滴片断，
道不尽对先烈的深深思念。

人世间

玉兰树下

刘学光

站在玉兰树下，透过黄昏的斜阳，凝望着飘落满地的玉兰花。枯萎的花瓣，失去了娇娆，少了几分壮美，眼眸里满是凄凉，记忆在脑海中瞬间浮现。

那年我读初一，英语老师姓孙，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短发微卷，穿戴朴素。她讲课风趣、幽默、生动，像磁铁般吸引着我们，让我们第一次上她的英语课就感到乐此不疲。她和我们男生逐一握手，和女生热烈拥抱。她穿的裙子火红火红，她说话谦和温柔。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请大家多多关照……”她一抖红裙子并弯腰鞠了一躬。顿时，大家掌声如雷，欢呼雀跃。那感觉好温暖，她没有老师的威严，没有冷酷的面孔，有的是平易近人。后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大女孩。

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们村一位同学因病未能上课，在家休养，她怕那位同学落下功课，就骑着自行车带上当向导的我，到同学家补课。一路上雪大路滑，我们摔了好几次跟头。到同学家后，我们已成了雪人。同学家长感动得都哭了，那个同学也哭了。后来，她怎么回学校的，我也不知道。只记得那几天，她讲课时总是咳嗽，脸色看起来也不如以前红润了。

开春了，她仍然戴着那顶枣红色的毛线圆帽子。听说她做了化疗，头发掉得厉害，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对我们微笑，与我们谈心。课下，女生依然还会抱

着她嬉笑疯闹，但她发出的笑声是沙哑的。她的身体也比以前瘦削了好多，走路也不如以前快捷了，有时还手扶着腰走回办公室。那天，她看见我上衣扣子掉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针线包，找到一个相似的扣子，给我缝上了。那一针一线，在我的记忆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那年玉兰花开，大课间，她在树下给我们开了个“英语角”。我们欣赏着洁白如雪的花朵，闻着沁人心脾的花香，开心地用英语对话。她则不时地纠正我们错误的发音和句子，她还教我们唱一些英语流行歌曲。她喜爱玉兰花，有时看到她倚着树，深情地凝望一树花开，那神情有些失落和不舍。雪白的花朵，有时落在她的帽子上，她缓缓地用手拿起，贴近鼻翼，嗅着花香。虽然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疲惫和虚弱，但眼眸里露出的笑容依然迷人。

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噩耗传来，孙老师永远地与我们离别了。全班同学都哭了，那一刻空气似乎凝固了一般，不再流动，只能听到抽泣声。

不久后，满树的玉兰花都落了。我站在树下，看着满树的绿，没有了花瓣的树，也失去了一树的繁华和迷人的风景。玉兰树下的“英语角”，再也没有了往常的热烈对话，也没有了意气风发的氛围。

泪眼婆娑中，倏然，耳畔掠过那首《好大一棵树》，将我的思绪从回忆中拉回现实。